

“ 怎么样的脸是大众审美接受的脸，什么样的脸又是大众认为恐怖的脸，这种审美判断正在影响我们的生活。 ”

那么，她们是一个人吗？

受到《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》的启发，日本导演岩井俊二拍摄了《情书》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故事。如果当今的人脸识别技术遇到这样极端的例子，它们是否还能发挥它们的神力？

而王尔德写过一部长篇——这也是他唯一的一部长篇——《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》。天生漂亮异常的道林·格雷因见了画家霍华德给他画的和真人一样大的肖像，发现了自己惊人的美，又听信了亨利·华顿勋爵的吹嘘，开始为自己韶华易逝、美貌难久感到痛苦，表示希望那幅肖像能代替自己承担岁月和心灵的负担，而让他自己永远保持青春貌美。他的这个想入非非的愿望后来却莫名其妙地实现了。一天晚上他粗暴地对待了他所爱的女演员西比尔·韦恩，回到家里，发现那肖像上出现了残忍的表情。原来那肖像已开始随着道林·格雷心灵的变化而变化了。

其实这些文学作品都在探讨一个哲学命题：人与脸的关系。脸能不能代表我们自己？正如安部公房在《他人的脸》中所描述的：一个人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，他丧失了他的脸——这个可以表明为他之所以是他而不是别人的特征和器官，那么他还是不是他自己？

影史经典《两生花》、小说《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》都在探讨人与脸的关系问题。



《他人的脸》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和他人、个体和社会、内心和外部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。失去自己的脸的主人公请人制作了一个面具，去诱惑他的妻子和他做爱，试图找回真实的自我。但是，他还是无法确定自我的身份，在迷途中他越走越远。我们的脸真的是属于我们的吗？抑或它只是一张面具，可以随意地摘下、戴上，随意地更换？在这随意地更换中，人的身份也在变换。

这些牵涉到存在主义的问题同样适用在人脸识别上。当小学生用照片骗过运用人脸识别技术的丰巢快递柜之后，就人脸识别的机器来说，它读到的，是人还是照片，抑或两者在它根本就没有区别？而在新加坡，一名现年23岁的女子萧玉珍（音译）涉嫌一起集体谋杀案，凭借出众的外貌，她意外成为当地的网红，还有粉丝替她创立后援团，坚称其系无罪，甚至要求立即释放。令人吃惊的是，新加坡检方近日将萧玉珍的指控从谋杀罪改为攻击罪，从而使其免遭死刑。这一消息一经上传到社交媒体，立刻引发网友热议，不少网友跟帖评论称：“颜值也能影响定罪？”脸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？有一张美丽的脸庞它就可以获得金钱、地位、逃避法律的惩罚？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吗？

事实上，人脸识别获得的大数据也运用在“识别”之外的更多领域：整形、美容、影视明星的选择等等。说穿了，这就是一种算法，怎么样的脸是大众审美接受的脸，什么样的脸又是大众认为恐怖的脸，这种审美判断正在影响我们的生活。而它，不过是古代面相学的一种新开拓而已。在古代，《亚里士多德全集》中曾以拉丁文形式收录其面相学论文；西汉《礼记》也曾记载人眼位置与其本性之间的关系；还有著名的宋代相书《麻衣相法》更用人的面貌、五官、骨骼、气色、体态和手纹等推测吉凶祸福、贵贱夭寿。

我们也不禁要问：我们为什么要人脸识别？到底是为了便捷还是其它？人脸识别的边界在哪里？换脸之后的那张脸，还是不是他自己？而人脸识别的应用延伸，又会走向何处？